

疑

仙

傳

校附補

隱夫玉簡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秘笈及琳琅秘室叢書皆收有此書琳琅本題隱夫玉簡撰寶顏本玉作王四庫提要云字形相似莫能詳亦不著時代琳琅據汲古閣舊本錄入附有徐立方校譌董金鑑重刊又再補校故據以排印撰人名氏亦從之

# 疑仙傳目錄

## 卷上

李元

張鬱

葛用

劉簡

## 卷中

東方玄

方響女

艸衣兒

丁寔

## 卷下

姜澄

蕭寅

賈藥翁

負琴生

彭知微

李陽

管革

朱子真

沈敬

韓業

吹笙女

景仲

何寧

姚基

臣等謹案疑仙傳三卷。舊本題隱夫玉簡撰。不著名氏。諸書或引作王簡。字形相似。莫能詳也。亦不著時代。中卷朱子真趙穎一條。稱變輿將幸蜀。忽失子真。穎服其藥。果得二百餘歲。考唐元宗僖宗皆嘗幸蜀。卽以元宗幸蜀計之。自天寶十四載乙未。下推二百餘年。亦當乾德開寶之間。知爲宋人所撰矣。所錄凡二十二人。皆開元以後事。前有自序。稱不敢便以神仙爲名。因目之曰疑仙傳。

## 疑仙傳卷上

隱夫玉簡撰

夫神仙之事。自古有之。其間混迹。固不可容易而測也。僕偶於朋友中錄得此事。輒非潤色。不敢便以神仙爲名。今以諸傳構成三卷。目之爲疑仙傳爾。

明皇時李元者常遊華山下。唯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有老父三人遮道欲留之。乃問之曰。君方與山下之人相親。又何遽別。元曰。老父輩殊不知相親必離也。我今不敢背時而固離耳。老父曰。君方食華山之藥。又遊天台。何所食也。元曰。我在華山。卽食華山之藥。在天台。卽食天台之藥也。老父知不可留。遂命之藉草酌以濃醪。以敍別。元臨岐而留藥三丸與老父三人。謂曰。當速食之。乃上白鹿而去。尋不知所之。後二老父卽食其藥。一老父不食之。經數月果死。其二老父後皆一百五十歲方卒。故人皆疑李元是仙矣。

蒲州賣藥翁者。於蒲州手攜一藥囊賣藥。不顯其姓名。人皆呼爲賣藥翁。人買藥不得者。其疾必不愈。蒲州富人王諭者。性恬靜好道。復長於醫術。見此翁賣藥有異常流。因具酒炙命之。欲問焉。賣藥翁旣至。諭家不揖諭。而反揖一蒼頭。諭以爲山野性。不怪訝之。因酌一杯酒。自起獻之。賣藥翁大笑而接飲之。訖。乃謂諭曰。君欲問我夫。便問勿待多禮也。諭因問翁曰。翁不顯姓名。何人也。翁曰。天覆地載之人也。旣稟天

地之氣爲人。卽姓人也。名人也。又何妄爲姓名也。諭曰。攜一藥囊而治衆病。何藥也。賣藥翁曰。人之病一也。何衆病也。人假氣託體而生。氣和卽體和。體和卽無病。氣不和卽體不和。體不和卽有病。病本唯一也。世人強名之。是不達也。我藥一也。蓋達人之病由一也。故但以一治之。諭曰。有買藥不得者何也。翁曰。人之生實難。死實易。常救之卽生。待病而救已難矣。復又病久方救。焉得生也。我每人買藥。不與之者。蓋救之不及也。夫我之藥者。人間之藥也。生發於人間。而欲餌之長生久視。卽不可不察也。知生死以治人之病。卽亦有功矣。亦我自幼好餌藥。因頗識藥之性。藥之性識卽可使。不識卽必反害人。諭知其異。因復問曰。適者翁不揖我。而揖蒼頭何也。翁曰。蒼頭是我輩之人也。我見我輩。固不覺揖也。諭曰。今便以此蒼頭奉君爲一弟子可乎。翁曰。若能捨之於我。我亦與君一卷書。諭因授此書。令蒼頭隨賣藥翁去。蒼頭忻然而去。尋皆不知所在。諭讀此書。大達醫術。後有一道人詣之。堅求此書。一觀。諭旣與觀之。道人與此書忽然俱滅。

張鬱者。燕人也。客於京洛。多與京洛豪貴子弟遊。狂歌醉舞。近十載。忽因獨步沿洛川。鬱旣觀是時也。風景恬和。花卉芬馥。幽鳥翔集於喬木。佳魚踴躍於長波。因高吟曰。浮生如夢能幾何。浮生復更憂患多。無人與我長生術。洛川春日且狂歌。吟纔罷。忽舉目見一翠幄臨水。絃管清亮。鬱驚歎曰。是何人之遊春也。言未絕。有一女郎自幄中而出。緩步水濱。獨吟獨歎。鬱性放蕩。不可羈束。不覺徑至女郎前。問之曰。是何神仙之女。下陽臺邪。來蓬瀛邪。獨吟而又獨歎。邪。女郎駭然變色。良久。乃斂容而言曰。兒自獨吟獨歎。何

少年疏狂不拘之甚也。安得容易來問。鬱曰：我天地間不羈之流也。少耽詩酒，適披麗質詠歎，固願聞言耳。女郎微笑，指翠幄而言曰：可同詣此也。鬱因同至翠幄內。女郎乃命張綺席，復舉絃管，與鬱談笑，共酌芳樽。及日之夕也，女郎曰：人世信短促邪？春未足，秋又來，纔紅顏，遽白髮，設或知人世之不可居，而好道之者，實可與言也。鬱低頭不對。女郎乃歌曰：形雲入帝鄉，白鶴又徊翔，久留深不可達，島路遐長。又歌曰：空愛長生術，不是長生人。今日洛川別，可惜洞中春。俄與鬱別，乘洛波而去。鬱大驚，亦疑是水仙矣。負琴生者，遊長安數年，日在酒肆乞酒飲之，常負一琴，人不問，卽不語。人亦以爲狂，或臨水，或月下，卽援琴撫弄，必淒切感人。李太白聞焉，就酒肆，攜手同出，垌野臨水，竹藉草，命之對飲，因請撫琴。生乃作一調弄，太白不覺愴然。生乃謂太白曰：人間絲竹之音，盡樂於人心，唯琴之音而傷人心。我本謂爾不傷心，不知爾亦傷心邪？足知爾放曠拔俗是身也，非心之放曠拔俗也。太白本疑是異人，復聞此語，乃拜而問之曰：丈者奚落魄之甚也？心落魄也，身落魄也。生曰：我心不落魄，身亦不落魄，但世人以此爲落魄，故我有落魄之迹。太白曰：丈者知世人惡此落魄，何不知而改之？生曰：我惡之，卽當改之。世人惡之，我奚改邪？太白又曰：丈者負此琴，祇欲自撫之以爲樂也，欲人樂之也。生曰：我此琴古琴也，負之者，我自好古之音也，又孰欲人之樂也？我琴中之音雅而純，直而哀，知音之者聞之，卽爲樂，不知音者聞之，但傷耳，亦猶君之爲文也。輕浮若蝶舞，花飄豔冶如處子佳人。王孫公子以爲麗詞，達士卽不以爲文也。太白曰：我之文卽輕浮豔冶不足觀，我之風骨氣槩，豈不肯仙才邪？生曰：君骨凡肉異，非眞仙也。止一貴人耳，復況體穢氣

卑亦貴不久。但愛惜其身。無以虛名爲累。言罷。與太白同醉而回。明日。太白復欲引之於酒肆共飲。不復見。後數日。太白於長安南大樹下見之。方忻喜欲就問之。忽然而滅。

葛用者。常牽一黃犬遊岐隴間。人或以酒飲之。卽飲而不食。好與僧徒道流談。每至夜。卽宿於郊野。道士王奉敬仰焉。忽謂奉曰。可共乘此犬一遊。奉曰。此犬何可乘也。用曰。此犬能行也。因共乘之。此犬忽然躍身有如飛翥。頃刻之間。出中華之外。約萬餘里。至一山。峯巒奇秀。風景澄靜。有殊人間也。俄共下犬。攜手入一洞中。見奇樹交陰。名花爛然。峻閣高臺。多臨綠水。俄又入一朱戶。有三女子出迎之。韶玉麗質。實世希有。皆宛若舊識。旣延之。登一樓。俯翠欄。褰珠簾。設碧玉牀。命以瓊漿共酌。仍三女子雜坐。須臾之間。彈箏吹簫。盡去形迹。及將日暮。皆已半醉。用乃謂奉曰。此三女子者。皆神仙之家也。偶會于此山。我知之。故與爾一詣。今旣共懽飲。當復歸。此若久留。不可不慮。妨他女伴自遊戲也。遂與奉俱出洞。其三女子亦送之於洞門。用顧謂女子曰。明年今日再相見。旣與女子別。復共乘犬回至岐隴間。已三載矣。用又謂奉曰。我一東遊耳。君當住此。言訖而不見。爾後不復至矣。

西川彭知微者。卓鄭之流也。家累千金。唯生一女。自幼好道。嘗白知微。求讀道書。仍欲奉道之教。知微不聽。至年十六。忽有一童兒乘一白鶴飛入。知微家謂其女曰。我是道家人。聞爾好道。故來教爾。女驚喜見之。且又聞欲教焉。乃密藏此童兒及白鶴。後數日。一侍婢知其事。問女曰。何妖也。爭可密藏。設或父知其事。得不以爲私乎。女曰。但勿泄。我當速問道後遣之。因至深夜。齋戒捧香。以禮童兒。童兒謂曰。爾好道之



心不退。必當得道。女謂童兒曰。夫人學道。必先讀道書。授法籙。我且處閨闈間。父不容如何也。童兒曰。爾能以心好道。自然與好道之迹不殊也。至於自古白日昇青天者。又豈關讀道書授法籙也。夫神仙之道。本必在自然之神性。亦在自然之骨氣。故昔西王母言漢武非仙骨。而神慢也。女又問曰。處人之世。衣人之衣。食人之食。欲歸神仙之道。不亦難也。童兒曰。不然。但能以心慕神仙之道。其心一。則已感動神仙也。既感動而必錄之。錄之者。神仙錄其名氏焉。知此則必潛有命。故有餌朮卻粒而得之者。苟修仙之侶。深入空山。遠離人寰。艸爲衣裳。日夜勤苦于焚修。而其心乍進而乍退不一焉。又雖餌朮卻粒。亦何望哉。女復禮而言曰。然如是。當以何教我。童兒曰。爾之神性已達神仙也。爾之骨氣又非凡俗也。爾今心若誓死而一。必不久昇仙。童兒言訖。乃起辭曰。神仙之道。盡在此言也。恭敬修之。我今卻去。乃乘鶴飛去。其女謂侍婢曰。我達道也。當得道耳。尋絕滋味。去鮮華常默然而坐。忽一日失之。不知所在。

劉簡者。齊人也。家富而好道。每聞天下名山有神仙之迹。必自策杖以一遊。至於山中之藥。無不服餌。開元初。遊八公山。觀其異迹。忽逢一人。自稱虛無子。謂簡曰。我亦好道之流也。偶此相遇。當與君遊此。後別遊一名山。簡待其侶深喜。乃曰。我好遊神仙之山。不期逢君迹如是邪。虛無子乃謂簡曰。自此東不遠一名山。甚有神仙之迹。去遊乎。簡因曰。願隨之一遊。尋與簡東行數日。但見山川杳絕人迹。及至一大山。息之於山下。虛無子謂簡曰。已出塵世萬餘里也。今與君俱入此山。君至此山。必知與人間之山有殊也。乃同前行。邊見一大橋。甚高峻。及登陟之。見兩邊欄檻竝飾以珠翠。俄至一宅。四面皆山。峯如畫。門上有牌。

題之曰虛無子宅。簡謬然。謂虛無子曰。何題吾子之名也。虛無子笑曰。但且入此宅。及同入其門。見樓閣臺榭。非世間所有。遽又引簡臨一流水閣內。共坐須臾。有青衣童子數人侍立。尊俎間唯珠果香醪而已。虛無子指水次一艸。謂簡曰。只此艸食之。已與人間諸山之藥不同矣。簡乃切求之。虛無子令侍童撥一小艇過其水。就水次取此艸。子以賜簡。簡因藏於懷中。起謂虛無子曰。吾子必此住。我當回。虛無子起別。謂簡曰。君休遊名山訪神仙之迹。但以此艸子種之。而以其苗食之。當得長生。不必須待作神仙也。虛無子仍曰。君其訪來路以歸。庶不迷悞。簡乃依其言。訪舊路得還其鄉。乃以此艸子臨水種之。自採其苗服餌。後百餘歲。髮不白。一日忽與家人及鄉黨別而去。不知所之。

## 疑仙傳卷中

東方玄者。荊州人也。結一茅廬於南山下居之。與其妻范氏俱好道。忽因一道流過於山中。玄與妻俱請至茅廬中。玄乃削竹爲脯。汲水爲酒。以禮待道流。道流甚驚之。范氏又叱一竹杖爲一大飛禽。乘之而飛。俄頃間復至。攜一碁局來。謂道流曰。我欲與玄對碁。道流大怪。因問曰。何處去取此碁局邪。范氏曰。我往南海邊女伴家取此碁局來。道流曰。女伴何人也。范氏曰。此女伴亦有小術。往往來與我戲。吾師能暫伺之。即當至矣。道流因又問玄曰。此皆何術也。君與妻何得此事。玄曰。我昔偶娶得此范氏爲妻。傳我以其術。即終不知此范氏始自何傳之也。道流方與玄語。空中有絲竹之聲。須臾見一女子容質佳麗。自空而下。笑謂范氏曰。何又招他俗流也。范氏曰。此道流過於山前。我偶命之。不似東方玄也。其女子曰。何未對碁也。玄乃曰。女伴但自去遊戲。我且與此道流談論。其女子即便于面前以手畫地。變爲一大池。周回皆長松翠竹。隈其岸。即菱荷芬郁中。有一畫舸。其女子即自登之。范氏遽以一隻履投於池中。又變爲一畫舸。各自游泳。仍自鼓櫂而歌。其歌聲清切。甚傷感人。道流乃泣下而歎曰。我學道來五十餘年。遊山訪藥。未嘗敢怠。終不遇人。豈知此女郎皆有此神仙之事邪。女子與范氏見之。俱出畫舸而登岸。似有不悅之色。相顧良久。其女子乃叱其池。其池與松竹菱荷及畫舸皆應聲不見。便仍與范氏俱各乘一竹昇空而去。玄笑謂道流曰。吾師且歸。勿久住此。道流乃謝而去之。及來年道流又過此。因訪焉。山下人皆曰。東方

玄已移家人遠山也。

李陽者蜀人也。學道十餘年。志不退。嘗於江邊見一大龜。白色如玉。異之。收養焉。後三載。此龜忽乘虛而去。七日復來。陽乃祝之曰。神仙之道。玄之又玄。固不可鑽仰也。余一自聞三清之景。覽十洲之事。知塵世不可以依倚。已十餘年。苦心於虔禱也。其如無髣髴之迹。以堅我心。忽一日江邊見爾龜。其色潔白如玉。本異之。收養。何今日忽昇空去。又復來。爾是仙家之龜也。當每去而復來。若不然。其永去勿復住。其龜遽又昇空而去。經七日。又復至。陽深疑是神仙變化。因引之徐行於江邊遊賞。忽有一老叟。遽問陽曰。此龜我所失也。君何得。陽曰。我昔年於此水濱收得。養之。老叟曰。此龜能乘虛空而遊。又能入水底而不濡溼。人若乘之。可以遊萬里之外。入四海之內也。君既收養已久。我今與君。君當試乘之。但自訪神仙。乘此即可以周遊八極矣。陽拜謝之。其老叟忽然不見。陽乃以一足試踏龜背。龜乃漸漸變身大如一牛。陽因乘之。龜負陽走入江中。陽見水皆自分流。略不濡溼。乘之數日。或入水。或乘空。約行萬里。陽懼乃祝龜曰。爾當負我歸。須臾之間。舉目已見。卻復舊隱也。陽既知此龜有異。因乘虛西邁。又數日。至一山。上有瓊林瑤樹。仍見一玉池。聞山頂上有人歌聲。陽不測其事。又祝龜而回。後又思仙境。因乘此龜東邁。倏忽間至一大川。四望無際。中有山。山上有樓閣入雲。陽又懼不敢入水而祝龜回。蜀人頗怪陽去而復來。有訪之以問者。陽曰。我多在山中取藥耳。人又問其龜者。陽曰。此龜長生之物也。我昔日在江邊見之。收得以養。雖色奇而別無他異。其問者又因至夜竊此龜去。陽乃遠遊不知所之。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十歲。容貌端莊。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呼爲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是宮人邪。楊妃自與我同輩也。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憫。無以求尋。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來我家爲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觀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邪。我在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卽每乘雲御氣。駕鸞鳳。嬉遊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島。上天台。揖嫦娥于月宮。戲織女于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爲樂。殊不知富與貴但多事也。況纔見生。俄見死邪。父母乃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上之事。且以生爾之父母爲念。女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其女。不知在之。

管革者趙人也。少好道。不事耕鑿。多遊趙魏之間。性不好謙恭。而復辯慧。忽因遊偶遇張果先生。先生招之曰。來。管革謂張果曰。爾誰邪。張果曰。我張果先生也。革乃曰。張果何呼我也。果因謂曰。爾非不知人間之禮。人間帝王尙敬我也。爾奚不敬我也。革曰。我且非人間帝王。又焉能敬爾也。果因命之同遊恆山。革從之。果乃令革閉目。革曰。閉目卽可去遊。不閉目卽不可去遊也。果曰。奈爾凡體邪。革曰。爾凡體尙可去。我又豈不能去。果擲所策之杖。變一青牛。令革乘之。革旣乘之。與果同入恆山。果因引革登絕頂。坐而

問之曰。人間之囂雜。塵中之苦惱。春秋之榮謝。少老之逼促。爾盡察之也。何久遊趙魏。不遠遊四極。趙魏戎馬之郊也。非道人宜遊。若夫滌慮蕩煩。欲先潔其形。趙魏之地不可革。對曰。爾何爲出於趙魏之間也。唯道人也。不可隨土地而化。我遊趙魏之間。與遊玉清蓬瀛不殊矣。若其以他帝王而爲尊。以我匹夫而爲賤。呼我之名氏。談帝王之敬待。卽朝在玉清蓬瀛。夕屆趙魏。亦俗之情生矣。我又奚遠遊。爾當遠遊以蟬蛻俗事。苟不遠遊。必死人間。必不能同我也。果笑而不對。革又曰。爾命我遊恆山者。止欲一示我策杖爲青牛邪。爾豈不知何物不可變化。物之變化不可奇。自人而化仙者。尙世世有之。遽起不辭。果而下絕頂。因便結艸於山中居之。後不知其終。人或見之於嵇山。

艸衣兒者。自稱魯人也。美容儀。年可十四五。冬夏常披一艸衣。故人號爲艸衣兒。於泗水邊垂釣數年。人未嘗見其得魚。尤異之。或問曰。魚可充食乎。對曰。我不食魚。但釣之也。又或問其姓氏。卽對曰。我自幼不識父。亦猶方朔也。故亦不能作一姓氏也。泗水邊皆潛察其舉止。艸衣兒知之。逃往漢江濱。又垂釣江濱。人初以爲漁者。及又不見獲魚。雖炎燠凜冽。但一艸衣。數年不易。亦甚疑之。又有問之者曰。爾何姓名也。爲釣在江濱已數年。寒暄但一艸衣。又不見得魚何也。艸衣兒曰。我是艸衣兒也。人呼我爲艸衣兒。來垂釣也。釣不必在魚也。況我自得之。又焉知我不得也。我旣號爲艸衣兒。又安能更須姓名也。江濱人亦潛察之。艸衣兒知之。又逃往渭水。垂釣水濱。人見其容貌美。又唯披一艸衣。深以爲隱者。後見其不獲魚。乃疑之。又有問之者曰。君何隱也。來渭水何也。欲繼呂望之名邪。艸衣兒對曰。我性好釣魚。自幼便以垂釣。

爲樂。嘗亦釣于數水。皆不可釣。故來此水。人亦見我披艸衣。呼我爲艸衣兒。呂望者。是他見紂不可諫。欲佐西伯。來此而待。非釣魚也。方今明主有天下。無西伯可待。又何繼呂望之名也。問者曰。爾不待西伯。待何人也。艸衣兒曰。我待一片石耳。其人笑而不復問。後數日。有一片白石。可長丈餘。隨渭水流至。艸衣兒見之。忻喜踴躍。謂水邊人曰。我本不釣魚。待釣此石也。數年間。一身無所容。今日可容此身也。乃上此石。乘流而去。不知所之。

宋子真者。長安南山下有別墅焉。家甚富。松檜成陰。花竹雜植。小橋架流水。高閣齊岫雲。子真常戴一葛巾。衣輕縠。手攜一青竹杖。自邀自遊。以繡衣女子數人隨之。遇興而便酌。香醪獨醉。人罕得見其面。長安有少年趙穎者。不羈之人也。旣聞之。遂造謁焉。及叩其門。有一女僕出。命之。子真見穎。問曰。君何人也。何遠來此相訪。穎曰。我愛歌喜酒之人也。每恨天地不容花卉長春。常恐平生有幽景。不得一遊。此外卽雖貴列鼎鍾。不關我心也。子真喜。乃延之。于一小臺共酌金罍。仍謂之曰。君子遊狎之徒也。多遊賞耳。今欲不用絃管。出一小妓共觀之。乃令二侍女取一對木刻竊鳳。飾之珠翠。宛其若生。仍有一女子。金冠羅衣。便舉聲而歌。其鳳卽舞。效流風回雪之態。未及須臾。金冠女子歌罷。鳳亦止舞。子真乃自歌曰。人間幾日。變桑田。誰識神仙洞裏天。短促共知有殊異。且須懽醉在生前。穎聞之不覺長歎。子真乃令侍女於玉壺中取一丸丹。以賜穎曰。服此且更遊人間二百年。穎拜謝之。仍辭而回。及變輿將幸蜀山下。忽失其子真家。穎服此藥。果得二百餘歲矣。

丁寔者多遊洛陽。自稱嵩山隱人。髮白如絲。而貌若桃花色。或問之曰。君應百歲也。何時隱嵩山。寔曰。我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首。我卽逃入嵩山。遇一老叟。謂我曰。可令爾長生。因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於今。雖髮白而容顏不改。故不記多少歲也。亦嘗識漢武時東方朔也。方朔是仙家一小兒。性顛狂。仙家惡之。令出於人世。我曾拜王母。王母有是言。我故訪方朔以問。方朔亦笑而不諱。我亦識劉晨阮肇之輩。此皆俗人耳。偶然誤入桃源洞。他終亦有俗心。故不得仙也。爾後好仙者。多白日昇天。皆不復回。我亦本非神仙。故多不遇之人。或又問曰。君旣得靈丹。何不爲仙也。寔曰。我雖得長生之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固不能昇仙也。寔每歲至春和。卽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祿山將起兵。寔謂人曰。我又須逃胡與儒異也。言訖而去。不復至。人皆疑是地仙耳。



## 疑仙傳卷下

姜澄者不知何鄉人也。常策一杖。杖頭唯有一卷書。客長安近一年。每與輕薄之流遊處。自稱得道人。葉靜先生知之。訪而責曰。君何自稱得道人。既不潔其身。滌其神。而又塵雜其遊處焉。何哉。澄曰。我身無穢。又奚潔也。我神無撓。又奚滌也。不得道。稱之即非。得道。稱之又何非也。葉靜曰。何謂身無穢。何謂神無撓。澄曰。夫荆玉溫潤自然也。雖與衆石同處。故不穢。又何異我身也。濟水澄清本異也。雖與濁河共流。亦不撓。又何異我神也。大道也。固無欺詐。我既得道。言之即達。大道也。葉靜又曰。何謂達。大道。澄曰。可道之道。非常道也。常道即大道也。我若以貴者爲貴。以富者爲富。以賤者爲賤。以貧者爲貧。即非道也。我知天地間人自區別。殊不識道之本也。道之本而生一氣。一氣而生天地人及萬物。今三才備。萬物覩。其由道也。我達之。是以狎富貴。不以爲尊。處塵雜。不以爲卑。但兀然混同而在人間。此豈不謂達也。葉靜笑曰。我以爲君久在人間。不復能論道矣。君其出塵寰。塵寰不出。墮君之迹。澄曰。我出塵寰。非待君之言。我已出之三百年也。葉靜曰。君既出塵寰。何在塵寰也。澄曰。我暫來塵寰。非不出也。葉靜揖而退。澄牽其衣而謂曰。君與今天子友也。而友爲人主。君不教人主之道。而反以仙家之事誘之。必欲使不治人而好仙也。君之非。故不得以我之爲非也。葉靜復笑曰。休飾狂詞。澄曰。君休信狂迹。我當休飾狂詞焉。言罷俱笑而分手。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見之乘鶴度關而去者。